



Unusual family

非常家庭^上

【浴火】

❧ 瑛子 | 作品 ❧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Unusual family

非常家庭^上

【浴火】

瑛子 | 作品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非常家庭 / 瑛子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4.1

(小说月报原创金长篇)

ISBN 978-7-5306-6355-4

I. ①非… II. ①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9844 号

选题策划:唐嵩 封面设计:易水 版式设计:刁子勇
责任编辑:唐嵩 责任校对:张亚丽

出版人:李华敏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332 千字 插页:4

印张:17.25

版次: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41.00 元(上下册)

上部

浴火

第一章

1

潘强躺在医院病床上，眼神里一缕光亮一点一点弱下去，一米八的身子瘦得只剩一把骨架，脱形了。到这种时候，一家人都心知肚明：没多少日子了。骨髓瘤性肾病，治了一年多，不是尿毒症，眼下状况比晚期尿毒症还糟。肾功能趋近衰竭，心脏负担越来越重，肺部出现并发症，甚至脑出血。才二十八岁，就像一棵树正是挺拔葳蕤的光景，突然飞来横祸被斧头砍了，家里没人能接受得了。

医生也摊了底。家属被告知，眼下只剩两条路：第一，放弃治疗，患者回家去，亲人尽量腾出时间多在身边陪陪，算是临终关怀，然后平静等待死神降临；第二，再做一次手术，也就是说最后一搏，设法挽救患者性命。当然手术费用比较高，治愈希望却不大。不大，但还是有。若成功，有望延长存活期。

放弃这不大点的希望，也就是说放弃一条命，家里没人敢下

这个决心的。继母刘三红先表态，对媳妇说，兰心，我做不了这个主，这是你男人，选择权交你手里，你做出哪样选择，我都没二话。说罢，刘三红眼不错珠瞅着兰心的脸。

刘三红是潘强父亲潘新年续弦的后老婆，是潘强和妹妹潘靖的后妈。平常时候，刘三红老抱怨兄妹俩排斥自己，拿自己当外人。人命关天的时候，后妈脑袋清醒得很，迫不及待摆正位置，澄清关系，关键问题上不参与决策，不承担责任。

继母把选择权抛给了潘强媳妇。七十六岁的潘家奶奶，还有潘强的妹妹潘靖，几双眼睛都聚到兰心脸上。兰心是潘强的媳妇，是刘三红的继儿媳，是奶奶的孙媳妇。两年前，二十六岁的兰心被潘强娶进了潘家门。过门头一年，安稳日子没过几天，潘强就查出重症。兰心从未想到过，在婚前无数次憧憬的美好未来，婚后不久竟然转移进了医院。

兰心人如其名。有一张标准东方美人的脸，大而清澈的眼睛，柳眉樱唇，往哪一站都是一朵花，属于那种特别抢眼的女人。若在以往，粉粉嫩嫩，水水灵灵，谁看见都忍不住多瞅两眼的，最近几个月，全不一样了。一张小脸变得苍白，白得连皮肤似乎也变薄了。除了隐约可见皮肤下一两条细微血管，脸颊少见血色。也不奇怪，白天黑夜守病房，取药交费楼上楼下地折腾，推着患者一趟趟往返检查室，忙完医院又忙家里，两头落不着闲；晚上在病床旁边打地铺，和病号一起吸病房里的污浊空气，失眠焦虑是常态；好吃的好喝的也落不着，买个煎饼馃子都要犹豫半晌，钱都攒下来换成针剂药水流男人身体里去了。这么日复一日折腾了几个月，脸上的颜色若还能跟桃花媲美那才怪。

潘家奶奶望着孙媳妇这张失血的小脸，浑浊的眼睛里全是疼。

“做，做手术！”兰心不假思索，声音不高，却斩钉截铁。她失血的小脸上，一对眼睛还是黑漆漆、亮晶晶的。

潘强眼睛里那缕光越来越微弱,可毕竟还是暖的。兰心留恋那团暖光,那是爱人的光,不能任由它滑到深渊里去。她把他瘦得只剩骨骼的手指紧紧攥进双手,贴到自己脸边,眼泪滚落:“我不让你走,我怎么能让你走呢,当初求婚的时候,你承诺要照顾我一辈子的,我怎么可以允许你先走了呢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,我都要拉住你,以后就算你不能照顾我了,就让我来照顾你……”

奶奶伸出长有老年斑的手,往一双褶皱层叠的眼睛上一抹,将一把老泪抹到手心里去。天知道潘家上辈子造了什么孽,从奶奶这一辈起就阴盛阳衰了。奶奶年轻时守寡带大独生儿子潘新年,潘新年四十八岁之前一直活得安安生生的,四十八岁那年一场突发车祸驾鹤归西。潘新年出事后,潘强成了潘家唯一的男丁。如今唯一的男丁病成这个样子,真要走了,一家妇孺后面的日子怎么过?奶奶不敢往下想。

孙媳妇的话,也正在老人家肚子里滚来滚去就要滚出来。潘强躺在医院的样子太吓人了,叫人不忍看,不敢看,粗粗细细的橡皮管子插满身,看一眼就心惊胆战。兰心和小姑子潘靖千方百计阻止奶奶到医院里去,可怎能阻止得了?潘强是奶奶一手抱大的孙子,当初没了父亲后,为安抚老年丧子的奶奶,潘强对着父亲的遗像向奶奶承诺,奶奶您别太伤心了,这不还有我呢……铿锵的话仿佛还在耳边响着,就像昨儿刚刚说过似的,原指望孙子给奶奶养老,现如今奶奶腰板还挺着,他却软沓成这个样子。奶奶来医院一次,心啊肝啊都抽一次,五脏六腑绞割一次。

这天晚上从病房走出来,奶奶流着泪,强调孙媳妇的话:“只要还有救,说啥也得把强儿给我抢回来。”

2

必须得把他给抢回来,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。

医院病房后有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周边一个安静的角落，兰心坐在一张陈旧的木椅上吃午饭。边吃，边默默地对自己说。

午饭是一只软软的蒸馒头，一瓶辣出眼泪的老干妈，一包乌江榨菜。餐桌和餐凳同用这把刻着岁月痕迹的脱漆木长椅。午饭时间是下午两点。近两个月，几乎每天的日子都同一模式循环：病人用过药，睡着了，兰心才可以休息一下，每天都一个人吃午饭，吃相同的午饭。这儿很安静，几乎没有人打扰。每次可以一个人静下来时，就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念头从脑袋里冒出来折磨自己，跟强迫症似的。

我这条命是他给的。他现在到了这步田地，我要是听天由命，任凭他走了，这辈子我会活不安宁的。兰心心里有个声音对自己说。

几年前和潘强恋爱时，还在大学校园里。两人不同校，但两所院校相邻不远。有一晚两人出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他送她回校，已走到了学校门口，她突然想吃冰激凌。校门口有家小卖店已经关门了，两个人就手牵手往马路对面走过去。在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完冰激凌，潘强又陪她坐在马路边的花坛旁吃冰激凌。吃完了，潘强重新送她回校园。就在两个人手牵手过马路走过十字路口时，一辆汽车呼啸着闯红灯，眼看刮到了兰心的身体，千钧一发时刻，一股强力推来，兰心整个身体被推离了危险境地。那强力正是来自潘强强有力的手臂。兰心摔倒在马路边，只有膝盖和手掌擦破了皮，潘强却被汽车狠撞一下，身体像一片树叶落在了马路附近的草地上。

当兰心下意识地爬起来，冲过去，想扶潘强站起来时，潘强却瘫在草地上，浑身用不上一丝力。他只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自语说，疼，腰像断裂似的疼。她吓哭了，在路人帮助下潘强被送往医院。当时检查出“肾挫裂”，出血肿大，做了手术，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。肇事司机因为酒驾应负全责，却最终没有承担任何责

任,甚至连一分钱医药费也没出。因为司机在车祸发生时汽车翻了,当场死亡。司机的妻子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婴孩,在家徒四壁的租房里,哭得死去活来。那惨状,不说也罢,就算赢了官司她也没能力给你一分钱赔偿。

几年后,潘强和兰心结婚,身体看上去还强健,两人计划攒首付买房子,还计划买完房子生小孩。两件大事,半件没实现。婚后不过三个月,潘强突然困倦、乏力、面色泛黄,一家人以为他早晚加班工作太拼命,劳累所致。奶奶还劝他,买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,拼什么?家里有间屋给你们住着,干吗急着往外搬,嫌我这老帮菜碍事吗?这种情况持续几个月,潘强突然血压升高,尿量越来越少,脚部、面部发生浮肿,牙龈不时出血,兰心逼他去医院。结果查出了多发性骨髓瘤性肾病,属于肾病综合征中比较严重的一种。而且病情来势凶猛,医生当场安排住院治疗。若不及时控制,医生说,下一步就是肾衰竭、死亡。

兰心心如刀割。她试图向医生求证,当年车祸受外力撞击所致肾挫裂,与如今的肾病是否具有因果关系。医生表示,骨髓瘤性肾病,是骨髓瘤细胞浸润而影响到肾脏病变及肾功能受损,没有资料表明外伤导致的肾挫裂与骨髓瘤性肾病具备直接因果关系,但外伤肾挫裂对肾健康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略的,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骨髓瘤性肾病的恶化程度,是可以肯定的。

那一刻,兰心头晕目眩,感觉天地都旋转起来。从那天起,无法解脱的重负就像五指山,牢牢压在心上,压得她喘不过气。一次次夜深人静,她趴在病床边,懊恼,痛心,如果没有自己任性要吃该死的冰激凌,那个晚上两个人就不会过马路。不过那该死的马路,就不会有那次车祸。没有车祸就没有肾挫裂。没有肾挫裂,就不会有如今的肾衰竭。即使得上骨髓瘤性肾病,病情恶化也不至于如此迅速,不至于要他的命。她伤心,懊恼。虽然她知道,当时自己吃冰激凌不过只是个借口,真正的原因不过为了延

长一会儿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可如果他送她到校门口她听话地乖乖回宿舍去，自然不会有悲剧发生。

没有如果。不，还有另一种如果。如果不是潘强那只充满力量的手臂，如果不是关键时刻那渗透爱意的强有力一推，出事的必然是她。那将是肾挫裂？肝挫裂？骨折？断臂？会不会像肇事司机那样当场殒命，或者留下终身残疾？都说不准。那次车祸后，兰心便在潜意识里固执地坚守了一份感恩：自己这条囫囵身子，这条命，能够完好无损到今天，正是潘强给予的。他为此支付了昂贵代价，他的代价是健康。

医生没有一棍子打死不是？手术必须做。哪怕成功率只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，拼了命也要抓住。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命就没法复制了。他走了，这世上就再没这个人了，到时候想喊一声他的名，都没人应了。

3

每天新闻都在说着类似的话：全国人民都是幸福的。无从考证当前社会中究竟有多少个体正在沐浴幸福，或正在向幸福靠拢，具体到潘家这个微小细胞，“幸福”这种概念总觉得离实际生活太遥远。

一场病患，无异于一场灾难，轻易将一个家庭推向远离幸福的深渊。

看到婆婆和媳妇意见高度统一，做出拼死一搏的决定，刘三红痛苦万状。

之前已经欠下医院七八万块钱医疗费。医院不断地催，如今欠款缴不上，医院不会开刀给你继续扔钱。医院从不做慈善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你欠了费，那是出于人道精神，已是天大的恩赐了。接下来要想做手术，必须先缴齐欠费，然后继续手术，加

上各种用药,据专家估算,费用少说又得八九万。加上欠费,统共就是小二十万。如今家里一穷二白,这笔钱从哪来?抢银行?还欠着银行的房屋贷款呢。

这是个现实问题,相当严峻。一年多来潘强已经接受了两次手术,如果再开刀就是第三次。费用一次比一次高,用药从国产到进口,一次比一次昂贵。家底给搜刮个一干二净,连奶奶积攒一辈子的体己钱也一分不留都拿出来了。刘三红这个抠门入骨的继母,也贡献了三万块私房钱。可以说,潘家人,每个人的口袋都给医疗费掏空了。

一笔笔血汗钱进了医院,就像水珠落进沙漠,转眼就无影无踪了。这一年之内,为了应付手术费和治疗费,没别的法子,一家子现在居住的这套房子,已弄去银行办了贷款抵押,从银行拿出来三十万现金,才不过一年工夫,流水一样从医院账单上哗哗流走了。每月三千多元贷款,已经连续五个月没还上一分钱了。银行催款通知跟催命一样,严厉警告潘家已经进入“不良贷款”行列。如果第六个月仍然不能按约还款,银行就要进入“资产保全程序”,即向法院提起诉讼,申请拍卖以充抵银行贷款。

“把房子卖了。”奶奶说。

“妈你说什么?”刘三红呆住了。

“三红,我说卖房子,你耳朵没毛病,没听清楚啊?”奶奶重复道,“卖出来的钱一部分做手术,一部分还贷款。”

刘三红的面部表情开始抽筋。

奶奶又补充道:“别说卖房子,就是折我几年阳寿,也要救我孙子。”

三室一厅的老房子,位于青岛城边子的朱家洼村。附近有所重点高中叫二中,青岛人都知道,本城顶尖级高中学府非它莫属。老百姓知道它好,是因为升学率高达百分之百,百分之八十以上进重点。冲这个升学率,此校自然成了此城内每一位初中生

的奋斗目标。本市范围内家长们激励孩子用功读书，都会拿二中说事。奶奶是土生土长的朱家洼人，原来有套潘家祖上留下来的小平房，十几年前平房拆迁，换了两套小楼房，一套七十平，一套九十平，虽是小产权，却是典型的学区房。七十平的奶奶自己住，九十平的给了儿子潘新年。那时候潘新年正在承包海域养殖海参，有一年生意遭遇市场寒流，资金链断裂，眼看要破产，奶奶为帮儿子抵御寒冬，毅然将自己赖以栖身的小房子卖掉，缓解了儿子流动资金困难，帮儿子渡过危机。卖了房子的奶奶搬到儿子家，两家合一家，九十平的房子嫌挤了。两年后海参市场逐渐火起来，潘新年生意好转，手头活络，卖了二居室的小产权房房子，在附近小区，一次性付款置下这套三室一厅商品房。

如今潘新年不在了，这套房子作为遗产，这个家里凡姓潘的都有一份。奶奶不姓潘，刘三红不姓潘，但她们作为这个家庭的法定成员，也都有一份。当初若不是冲着这套房，刘三红不会嫁给潘新年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又不是什么高富帅，哪个女人愿意到这种家庭给潘强和潘靖做后娘？刘三红还是来了，就冲着这套房。不过当时以刘三红的条件，一把年纪的离婚女人，又没什么固定职业，还带着一个拖油瓶女儿，找一个名下有房产的男人，也算找一张长期饭票，没亏着。

刘三红原以为找到一张长期饭票，没料过门没几年，潘新年就因意外事故与世长辞。男人还算有情义，临终前立下遗嘱，将名下这套房产平均分成四份：母亲、妻子、儿子、女儿各一份。对刘三红来讲，男人没了，就剩这四分之一房产，唯一的栖身之地，到今天也要保不住了吗？再说，刘三红的女儿黄颖正在读高中，就在家门口的名校二中，家与学校隔一马路，步行也不过十分钟。别的学生读高中都住校，黄颖住家里，住宿费都省了。

所以一听要卖房，刘三红如同挨了杀猪刀，痛得一点掩饰都没有，一张脸拉成长方形，龇牙咧嘴的，问：“卖了房，一家老小卷

铺盖睡大街？”

“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自然不会心痛了，”奶奶抢白道，“房子比命重？睡大街怎么了？只要强强能留下，住一辈子大街我乐意。”

“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么说可冤枉人了，我不痛？我都痛死了！自从潘强住院，我攒了十几年的养老钱，还有存了十几年的嫁妆全都贡献出去了，将来我老了都不知道该咋办呢，给颖颖上大学攒的学费都扔医院了，颖颖考进大学拿什么交学费心里也没底，你还要我咋个痛法？再说了，你光知道心疼孙子，颖颖不是你亲孙女，你就可以不管她？她正念着高中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每天还可以回家吃口饭，卖了房子，一家人四处动荡，她上学还方便吗？你还让不让她考大学？这不把颖颖一辈子给毁了？”

刘三红的女儿黄颖，是刘三红从“前边”带过来的，与潘家兄妹属于异父异母，但共同生活已有N多年。

“卖房子不耽误上学考大学，人家都住校，颖颖怎么不可以住校？”奶奶说。

“妈，就算颖颖可以住校，可这家里不是你老人家一个人哪，我们一家卖了房住哪？你愿意住大街，别人呢？还有城管愿不愿意？大街也不是谁想住就可以随便住的。”

“你就是想眼瞅着我孙子走？就不想他多喘口气？三红我告诉你，房子卖不卖由不得你，我说卖就得卖，大难当前，救命要紧，别的顾不了那么多了！”奶奶口气强硬。

“妈，咱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？我为这个病号为这个家做的还少吗？我想他怎样就怎样？我还想他赶紧出院上班挣钱养家呢，那可能吗？咱做事得尊重现实情况是不是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你卖了房子就能救过来的吗？要是卖了房子人又没救过来，活着的人怎么办？都不活了？往后日子还过不过了？”

刘三红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连珠炮般一通吵，接着又将房本藏

起来。奶奶找不到房本，两天没吃下一口饭，病倒了。从吵完这一架起，刘三红眉毛一天到晚拧成一个大疙瘩，打扫房间也好，进厨房烧饭也好，干什么都摔摔打打的，说句什么都是火气冲天的，仿佛全家人都欠了她。

兰心嘴上不多说话，心里明镜似的。刘三红坚决反对卖房，不是没道理，更不能简单归拢为她心狠太冷酷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刘三红除了脾气坏嘴巴狠，还真不是那冷酷的人。她平常把钱看得比命还重，自己喉咙扎了鱼刺，到医院去取刺，医生说四十块钱，她二话不说捂着喉咙从医院跑出来，回家对着镜子张大嘴，自己拿着镊子夹，硬生生在喉咙里找刺，最终将鱼刺拔出来，喉咙也搞得稀烂，一周不敢乱吃东西。可是潘强住院，刘三红竟然前前后后总共掏出来三万多块钱，虽然每次跟挤牙膏似的，但总算拿了出来。私房钱也好，养老钱也罢，反正都是辛辛苦苦攒起来的，哪一分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刘三红很多年前有过在印刷厂工作的经历，后来厂子倒闭，提前内退，靠打零工生活，攒出来几万块不是个小数。还是个继母，能做到这个样子，对潘强也算够意思。

孙子是奶奶的命根子，房子是全家人的命根子。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，铺盖一卷，住哪都好对付。一大家子，老的老，少的少。老的风烛残年了，少的还在读书学习长身体，居无定所，出去租房子，那不是个事。

这天兰心从医院回家取东西，听到刘三红与奶奶再次为房子一事发生争执，奶奶气得躺在床上，老泪喇喇地流，刘三红在厨房里摔摔打打。兰心推开厨房门，对着刘三红的背影说：“刘姨，你不用害怕，奶奶卖房的想法我也不同意，我不会让她卖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以后别再吵架了。”

刘三红回过身，翻一个白眼，也不知朝谁翻，反正她没看兰心，只是说：“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”说

着，刘三红将手里的锅铲扔在灶台上，摘了围裙丢给兰心，又说，“你奶奶两顿没吃饭了，你去劝劝她。”

兰心接了围裙系身上，打开灶火，做了一碗西红柿蛋花汤，下了一把挂面条，端到奶奶房间去，把奶奶从床上扶起来。奶奶仍然止不住伤心，老泪不停地往下落。兰心把蛋花卤子一勺勺浇在面条上，然后又帮奶奶擦泪，劝吃。

奶奶怜惜地看一眼孙媳妇，叹口气，拿起筷子。

兰心瞅着奶奶吃，一边道：“奶，房子不能卖。”

沉默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卖了，这一大家子没地住了。”

奶奶瞅一眼孙媳妇，搁下筷子，又叹一口气。

这双写满沧桑的眼睛里，孙媳妇和儿媳妇完全不一回事。看见儿媳妇，老太太就没来由地来气、上火；看见孙媳妇，心里流淌的全是柔软的水了。

奶奶“嗯”了一声，眼巴巴瞅着孙媳妇，问：“那，手术还做不？”

说着，刚刚停止的眼泪，又要挡不住地汪出来。

“做，当然做。”兰心的嗓子出了点问题，一夜之间哑了，像喉咙间贴了一片枯树叶子，“奶，你在家照顾好自己就成了，钱的事交给我了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第二章

1

兰心回了趟娘家。这阵子全力以赴忙医院的事，一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，没事不会回娘家，回来就只有一个事：筹钱。兰心从二十一岁大学毕业起，就在商场做时装导购，没有豪门姐妹，没有大款朋友，没有其他任何社会资源。除了身边最亲的人，她想不出这世上还有什么人可以与她一道成为受灾对象。

不用说，兰心孤注一掷救潘强的决定，将娘家人齐刷刷拖入灰色情绪。五十来岁的退休妇女赵春燕，与年近六十的啤酒厂退休职工兰平生的家庭，属于再婚重组家庭。兰心管兰平生叫爸，但不是他亲生。她原姓何，叫何欣。生父病故时，何欣还不满两周岁。何欣跟着母亲来兰家时，也不过十周岁。为了让她尽快融入新家庭，也为了在新学校不被同学们质疑为什么不和爸爸一个姓，赵春燕和兰平生一商量，在入户口时，将女儿改姓为兰。为了某种浪漫美好的寓意，做教师的赵春燕，索性将女儿名字“何欣”

改为“兰心”。

婆家是继母，娘家是继父。两头都是重组的家，这是老天爷给她的命。当初和潘强走到一起，也不乏同命相怜的成分。老兰的身份是继父，但由于生性厚道，也由于与赵春燕感情好，从小拿兰心当亲生闺女来养。老兰给亲生儿子兰斌买什么，从不忘给继女捎一份；每月给兰斌多少零用钱，给兰心也从不短一毛；有一年兰心半夜发高烧，在门口打不到出租车，赵春燕急得直呜咽，老兰硬是将浑身软得像面条似的继女背进医院。直到二十一岁兰心专科毕业参加工作，自力更生了，她主动中止了继父定期给的零用钱和各类生活资助，掐指算下来，继父养她养了整十一年。

“闺女，遇到事开口啊，别一个人闷心里，有爸妈呢。”这是老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继父和母亲，兰斌和媳妇，两代人住一套二居室房子。兰心进门时，一家四口都在。看到她，一开始还嘘寒问暖，好不关切。听完来意，屋里顿时鸦雀无声了。所有人都头痛。头痛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一个字：钱。钱就像一个尖刺，刺着每一个人身体里最薄弱的那根神经，刺得人表情抽筋，心里生生地疼。

直到气氛沉默到令兰心尴尬，嫂子吴小莉挂着笑脸打破沉默说：“兰心啊，你要救命，这想法没错，这心情我们都理解，也都愿帮你，可你看，咱家没有开银行，怎么个帮法是个问题呀。”吴小莉音量不高，语调是不紧不慢的，却绵里藏针地表达了她的观点。她的观点很明白，对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借钱这事，如有人要在她心尖上割肉，深恶痛绝。

而且还话中有话地指责兰心，作为女儿，对父母也太不体贴了吧？娘家爹妈是豪门大款，家里擦着大堆银子用不完？还是开着古董店？娘家都是平头老百姓，这两年因为潘强住院，手术，娘家人能帮的都帮了。兰心自己没钱，娘家人却做不到眼睁睁看着